

夫如善哉



〔日〕织田作之助 著

于婧 译



海外借

米吉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夫如善哉



〔日〕织田作之助 著

于婧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夫妇善哉 / (日) 织田作之助著; 于婧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43-5821-6

I. ①夫… II. ①织… ②于… III. ①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2581号

夫妇善哉

作 者: [日] 织田作之助

译 者: 于 婧

责任编辑: 曾雪梅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821-6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夫妇善哉·续夫妇善哉·····	001
俗 臭·····	077
放 浪·····	131
天衣无缝·····	167
萤火虫·····	187
乡 愁·····	207
夜光虫·····	221

夫妇善哉
续夫妇善哉

夫妇善哉

一整年讨债的都进进出出。每天都像是年末还款的日子，酱油店、油店、蔬菜店、沙丁鱼店、干货店、木炭店、米店、房东等，都火急火燎地催促着。种吉在巷口炸着牛蒡、莲藕、山芋、鸭儿芹、魔芋、红姜、干鱿鱼、沙丁鱼等，靠着“一分钱天妇罗”营生，他一看到讨债人的身影，就突然低下头假装和面。附近的小孩儿喊道：“大叔，给炸个牛蒡吧。”等了半天，光听到种吉说：“好嘞，有刚炸好的！”可他只是吭哧吭哧地使劲插着钵子，连清鼻涕流出来了都没察觉。

讨债人见跟种吉没法谈，就直接向巷子深处走去，他找种吉的老婆阿辰交涉去了。阿辰与种吉很不一样，她警惕地注意着讨债人的动作。有时，讨债人会张牙舞爪地很过分，只要他们稍微敲一下坐着的木地板，阿辰就会勃然大怒，毫不客气地说道：“敲人家的木地板，你觉得合适吗？”还说，“那可是一家之神住的地方啊！”

不知是演戏还是过于兴奋的缘故，那声音听上去仿佛带着泪

水。这时，对方会大吃一惊，反倒将错就错地说：“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可什么都没敲啊！”他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着，最后往往是阿辰败下阵来，落得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的下场，怀着刀割一般的心情不情愿地递给他们五角或一块。仅有一次，一个讨债人被阿辰当场批评了敲木地板的事情之后，竟窘得哑口无言，并突然低三下四地道起歉来，最后连滚带爬地逃走了——讨债人来过之后，阿辰总会对女儿蝶子这样发牢骚。

在蝶子看来，那样的母亲既丢脸又可怜，并且还有些后悔不该欺瞒母亲诓骗买零食的钱，不该从装卖天妇罗的钱盒子里偷拿硬币。种吉的天妇罗卖的是味道，因此广受欢迎，可也因此吃了亏。连阿辰都觉得，无论是莲藕还是魔芋，都切得太厚了，这样很不划算。可种吉拨了拨算盘说道：“本钱才七厘，卖一分怎么可能吃亏呢？”种吉还说，家里没剩几个钱是因为每天的收入都赔给以前的借款了。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不过就连十二岁的蝶子都明白，父亲的算盘里根本没有算进买木炭和酱油的钱。

光靠天妇罗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每当附近有葬礼的时候，种吉就会去做轿夫。夏天的氏神祭时，身着兜裆布担着神社的大提灯列队游行，一天就能挣到九毛钱。要是穿盔甲的话，还能多拿三毛钱。种吉不在的时候则由阿辰炸天妇罗。阿辰尽可能地节约材料，种吉在祭祀当天路过看到，总会感到脸上无光，盔甲下冒出许多汗来。

因为实在是太穷了，蝶子小学一毕业，就急忙被送到别人家

里帮佣去了。那时，河童胡同一家木材店的老板曾捎话说条件可以很好，阿辰着实高兴了一番，可猜透人家最终是要纳妾的意思之后，种吉死活不答应，最后把蝶子送到位于日本桥三丁目的一家二手服装店帮佣。河童胡同早先因传说河童栖息于此而遭人们忌讳，木材店的上一代老板就把分文不值的那块地全都买了下来，还盖了出租屋，现在靠着高得惊人的房租赚了很多钱。人们私下里都说木材店老板就是河童，大概还因为他有好几个小妾，吸取着年轻生命的鲜血的缘故吧。蝶子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胖乎乎的，脸盘儿小巧精致，木材店老板还真是好眼力。

蝶子在日本桥的二手服装店忍了大半年。冬天的某个清晨，种吉要到黑门市场进货，他特意绕到二手服装店前，走过一看，蝶子正在门口扫地，手都皴裂得出血了。于是他就直接进去找人理论，并把蝶子带回了家。然后，在蝶子的要求下，种吉又把她送去曾根崎新地的茶屋当艺伎实习生。

种吉的手里进来五十块钱，不过还完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到这么多钱。种吉本来也没想过要安闲度日，但当他听到十七岁的蝶子说要当艺伎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着实乱了手脚。种吉说，以艺伎的新人身份初次亮相时，总不能让她边走边发天妇罗，而且贺宴、服装、犒赏别人的钱等开销都很大，虽说雇主承诺会先出这些钱，但这是预借，他是打算以此把蝶子拴住。可是，蝶子的性格就是天生爱热闹，再加上受到环境的影响，吵着非要当艺伎。种吉最终拗不过，

只好煞费苦心地为她筹钱。因此，什么“做这种辛苦的工作都是为了父母”之类的俗话在蝶子身上是不适用的。一些不甚风雅的客人偶尔会问起：“当艺伎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吧，一定是你父亲……”这时蝶子绝对不会可怜兮兮地主动说什么“父亲爱好赌博，被人家骗了田地”等鬼话，这是由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蝶子的性格决定的。可是，她也不好真的就哭着对人家说：“他们就是不让我当艺伎，世上还有如此薄情的父母吗？差点儿就闹得被他们断绝关系了。”每当这时，她总是岔开话题说：“我父亲和老爷您一样一表人才。”这种做法虽说很不好，可看上去也可爱动人。蝶子天生有一副好嗓子，无论什么样的酒席，她都会尽情地大喊大叫，喉咙和额头都暴出了青筋，拉门也被震得嗡嗡作响。她的歌声充满魅力，是热闹的酒席不可或缺的艺伎，也就是说，她卖的就是轻浮——可是，她却唯独对一个人说了真话，那就是与她相好的廉价化妆品批发店家的儿子。

此人名叫维康柳吉，三十一岁，有家室，孩子今年都四岁了。他和蝶子刚认识三个月就好上了。柳吉替中风卧床的父亲经营生意，卖的都是些理发店用的香皂、雪花膏、发蜡、化妆水和篦子之类的东西。听说他们家是批发店后，蝶子去理发店刮脸的时候，总会留意店里使用的化妆品商标。一天，路过柳吉位于梅田新道的店铺时，蝶子看到身着短上衣的柳吉正在监督工人们装货。他时而取下夹在耳朵上的笔，唰唰地在账本上飞速写着什么，时而把它叼在嘴里拨弄算盘，样子看上去很是勤快利落。两人的视线

一碰到，蝶子便会羞得面红耳赤，而柳吉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时地暗送秋波。这越发让他看上去是规矩之人。柳吉稍稍有些口吃，说话的时候总是嘴巴朝上地嘟囔着什么，蝶子老早就觉得他的这个动作显得很聪明。

蝶子认定柳吉绝对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还四处跟人家说。结果，大家私下里都说他们俩的关系一定是女方主动的，对此蝶子定无反驳之言。柳吉喝醉酒后总爱唱净琉璃的高潮部分，那张哭丧的脸再配上歇斯底里的哭腔，大家这么判断也无可厚非。他最喜欢吃的就是夜市上卖的两分钱的味噌炖猪皮，因此还得了个绰号——猪皮先生。

柳吉对一切美食都喜欢，还经常带蝶子去“卖美食的店”。照他的说法，北边没有什么美食，美食都在南边。而且，高级餐馆也不行，说得难听点，在那种地方就是扔钱罢了。倘若真想吃美食，就得跟在他的后面，他还肯定不会走进高级餐馆，最多也只是高津的汤豆腐店，一般吃的净是些花不了几个钱的低档菜。比如，夜市的炖猪肉、酒糟馒头，戎桥筋“汤市”的泥鳅汤和鲸皮汤，道顿堀相合桥东“出云屋”的鳗鱼板，日本桥“章鱼梅”的章鱼，法善寺的“正弁丹吾亭”的关东煮，千日前常盘座横“寿司舍”的铁火卷^①和醋拌鲷鱼皮，对面“达摩屋”的什锦饭和酒糟味噌汤。这些小店从外面看上去都不是应该领艺伎去的地方，

① 内包金枪鱼肉的紫菜寿司卷。

开始蝶子也想为什么偏偏来这种地方。柳吉却解释说：“怎、怎么样，好吃吧？这、这么好吃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可是吃不到的啊！”一吃，果然美味无比。

白色的短布袜被胡乱地踩踏，惊得人啊地大叫起来，这反倒刺激了食欲，拿着那种不入流的小吃边走边吃，反倒成了小小的乐趣。在拥挤的客人间猫着腰穿梭前行，也并不给北新地的当红艺伎掉价。首先，柳吉虽然带蝶子吃的都是些便宜东西，可是从腰带、和服、长衬衣，到细绦带、腰包和草履，他却为蝶子破费了很多，因此没道理说他小气。另外，他还送了蝶子一些雪花膏和篦子之类的小东西，虽说也不值钱，可蝶子还是偷偷地欢喜地用着。父亲至今还在靠一分钱天妇罗辛苦地赚钱，跟随柳吉大人四处游玩的时候，蝶子总会不时地想起父亲那满是油污的双手，跟在柳吉后面走着走着，会逐渐伤感起来。

出云屋共有五家店，新世界两家，千日前一家，道顿堀一家，相合桥东头一家。其中鳗鱼饭做得好吃的是相合桥东头那家。两人一边呼呼吹气，一边心急地往嘴里送着入味的米饭，还说：“这真是下酒的好味道。”亲亲热热地吃饱后，他们又到法善寺边上的花月去听春团治的落语^①，两人不时哈哈大笑，紧握的双手都渗出汗水。

两人关系越来越深，柳吉来找蝶子的次数也越发频繁，他们

^① 日本传统曲艺形式之一，与中国传统的单口相声相似。

有时还会到远处旅行。可是蝶子终究还是知道，柳吉没钱了。

柳吉的父亲即便在因中风卧床不起的时候，也没忘了把银行的存折和印章藏在被子下面，柳吉根本没法下手拿走。总之，他能够自由支配的钱是有限的。靠着从理发店等客户那里收到的款子多少还能维持开销，但眼看着欠的债越来越多，柳吉的脸色也吓得发白了。这期间，蝶子送给柳吉一双男式草履。附送的信上还写道：“您好长时间没来了，我很担心。真想跟您说说舌……”把“说说话”写成了“说说舌”，这封只有柳吉看得懂的信不知怎的传到了病人那里。老父亲把柳吉叫到枕边，教育了他好几次，可就是没用。老父亲绝望了，心想现在自己这副身子又不能打他揍他，真是悲哀啊。他气得眼眶里泛出泪水。柳吉年轻的妻子故意把五岁大的女儿抱在膝盖上，脸朝上看。她已暗下决心要回娘家去了，只是强忍着没歇斯底里地叫出来罢了。柳吉很沮丧，心里嘀咕：都怪蝶子这个爱出风头的家伙。可他并没有不领蝶子的情谊，那双草履很是讲究，上面印着戎桥“天狗”的商号，鞋带还是蛇皮做的。

老父亲发话说：“你要是以为连锅底下的灰都是自己的东西，可就大错特错了，我要跟你这种私奔之人断绝关系……”父亲非常顽固，就连母亲在世的时候都被他气得大哭，现在若不暂时离家，看样子这件事是不会收场的。柳吉刚出了家门，突然想起有笔东京的款子还没去收呢，粗算了一下有四五百块，这下总算愁云消散了。他马上来到常去的茶屋，叫来蝶子商量道：“不如干

脆私奔吧。”

第二天，柳吉在梅田站等着，蝶子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大踏步地横穿过站前的广场。她把头发盘了起来，看上去反倒鲜活得不大真实，柳吉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马上登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

八月末湿热难耐的天气里他们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东奔西走。离月底还有两三天时间，却死皮赖脸地央求人家快些付款，就这样，他们总算筹到了三百块，然后直接去了热海。柳吉想找些专在温泉里陪人作乐的艺伎来玩，被蝶子骂，才考虑起两人今后的去向。他们当然不能长此以往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柳吉心底想的是，说是断绝关系，但只要道个歉就能回家。因此柳吉只是一个劲儿地说着“没事儿，没事儿”。蝶子一直觉得连声招呼都不打就从雇主那里跑出来不大好，可柳吉根本没顾及她的心思。艺伎来后，蝶子使出浑身解数，惊艳全场，当地的艺伎都说：“大阪来的艺伎就是没法比呀！”这让蝶子感到些许安慰。

就这样过了两天，中午时分，四周忽然嘎嘎地响起奇怪的声音，紧接着剧烈地摇晃起来，同时响起“地震啦、地震啦”的叫喊声。蝶子倒是抓住了拉门，可又突然瘫倒，然后啊地大叫一声坐到了地上。柳吉紧紧地贴在另一面墙上死也不放手，一句话也不说。那一瞬间，两个人心里都为私奔一事深深地后悔了。

两人在避难列车里也没怎么说话。总算到了梅田站，他们直奔上盐町的种吉家走去。沿途的电线杆子上贴的都是让人惊心动魄的关东大地震的号外。

种吉正借着西下的夕阳炸天妇罗，一看到二人的身影，惊得话也说不出来。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的东西流了下来。他们站着聊了一会儿，从种吉嘴里得知，雇主事后马上就通知了蝶子失踪的事情，种吉他们想蝶子一定是轻信了坏男人的话被卖掉了，还担心她是否活着，挂念她不知在哪儿干什么，晚上都睡不着。听了“坏男人”几个字，蝶子变了脸，她指着呆站在那只顾啪嗒啪嗒扇扇子的柳吉介绍说，这是她的某某云云。种吉只寒暄了一句“哦，欢迎”就打住话头，他慌慌张张地连柳吉的脸都没仔细看。

阿辰一看到女儿的脸，就用和服袖子掩住脸，好不容易不哭了，才把两手撑在地上，冲着柳吉问候道：“这次，小女承蒙……”还说，“蝶子的弟弟信一上寻常小学四年级了，今天还没放学。”柳吉不知道该寒暄些什么，只是半口吃地说着天气如何。种吉去买冰水了。

四铺席大的房间里，银蝇乱舞，密不透风，闷热得仿佛能发出吱吱的声音。种吉把草莓冰水装在箱子里提回来了，大家默默地喝着。末了，蝶子讲了去东京的大致经过，种吉听了大吃一惊地说：“真可怕，东京居然地震了。”这下大家总算有了话题。父母听说他们是乘坐避难列车九死一生地逃回来的，不停同情地说

着“辛苦了”。这下，两个年轻人，尤其是柳吉总算安了心。“真不知如何道歉才好。”柳吉流利的说辞让种吉和阿辰诚惶诚恐。

借来母亲的浴衣换上后，蝶子下了决心，一旦跑了就不能再厚颜无耻地回雇主那儿去，她要与同样从家里跑出来的柳吉同甘共苦。蝶子说她不想再当艺伎了，种吉说只要你喜欢怎么样都行，话里流露出对子女的怜爱之情。蝶子向雇主预借的款子不到三百块，种吉决定按月分期偿还。柳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沉默，他说不如我去求老爷子吧。种吉却大手一挥地说道：“您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过意不去。”对此，柳吉也没有异议，说：“太对不起伯父了，我简直不好意思见您。”接着，阿辰转向柳吉，跟他讲起蝶子的事，说蝶子除了荨麻疹连感冒都没得过，找遍全身也没有一处伤疤，把她养活这么大受的苦可真是……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柳吉听着却觉得刺耳。

他们在种吉的小房子里无所事事地待了两三天后，在黑门市场的小巷里借了间二楼的屋子过起了日子。楼下住的是手工匠人，做装便当和寿司的木盒子，二楼六铺席大的房间本来是放木盒子的，先付了七块钱月租才借到。很快，他们的日子就没了着落。

柳吉没有工作，挣钱的任务自然落到蝶子头上，她不想再去帮佣，最后只能去做酒席上的临时艺伎。有个名叫阿金的中年女人以前也在北新地一带当过艺伎，现在在高津开了一家店，专门替人联系艺伎工作。所谓临时艺伎，是指在宴会或婚礼等临时雇

用的会场上唱歌跳舞的女侍应，给的薪水比真正的艺伎要少得多，因此很受小宴会的欢迎。阿金联系了几个艺伎出身的人，不时派给她们工作，从中抽取佣金，赚了不少钱，还专门装了一部电话。一次宴会，从傍晚到深夜的薪水是六块，除去中介的分成，能赚到三块五毛钱；婚礼的时候能赚到六块，再加上红包和小费之类的，收入还不算差。听了阿金的游说，蝶子也当起了临时艺伎。

提着装三味线的小箱子乘电车来到指定的地方，马上就开始工作，又是端菜又是烫酒。三名临时艺伎围着三四十位客人斟一圈儿酒下来就够累的了，宴会结束之后更是麻烦。常常碰到想借着统一的会费玩个痛快的客人，不是被要求弹曲就是被要求唱歌，片刻都休息不得。一会儿弹浪花节^①的三味线，一会儿模仿别人说话，正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又被要求跳安来节舞。好在蝶子生性爱热闹，所以也不觉得辛苦，而是尽心尽力地干着。客人都说，干这个比艺伎强吧。蝶子觉得很难过，看着那些说出真实年龄会吓人一跳的上了年纪的同行，每当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都会为了多拿些红包学着年轻女子的样子扭捏作态，她就不是滋味。夜深后乘红电车回家，在日本桥一丁目下车，穿过黑门市场——那里除了野狗和捡破烂的在翻着垃圾箱之外没人经过，静得只剩下飘荡在空气中的腥臭味——来到小巷，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香气。

① 江户末期大阪兴起的一种以三味线伴奏的单人说唱曲艺。